禮經校釋

禮經校釋卷二十

吳縣曹元弼學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特牲饋食之禮

但饋食見道黍稷　校曰道字譌單疏作進

及筮日節

有纁裳玄裳　校曰纁裳二字衍

非直服稱端　校曰服上脫朝字

宰自節

是月也吉祭猶未配　校曰配下似脫異字

筮者節

以其屬之長幼旅占之　校曰屬官屬也此以尊卑爲長幼燕禮大射儀曰公命長注云命之使選於長幼之中亦謂官屬長幼也各本作年失之矣

前期節

宿賓又是厥明夕爲期上　校曰是或當爲在

乃宿尸節

大宗伯文　校曰文當爲云

尸如節

於恩有君道　校曰恩當爲諸官二字

宿賓節

言吾子將臨之知賓在有司中　釋曰此宿辭與冠禮同吾子將涖之句有二義一則戒時已嘗賓許故今宿之云吾子將涖之敘其許己之意也冠與祭宿賓辭皆有此義一則賓是有司禮本當來宿曰吾子將涖之敘其欲來之意也冠辭中無此義此辭有之此辭兼有二義者以宿必先戒同於冠而賓本當來異於冠也注以彼義冠禮注已明此經文與彼同有彼義可知故不復言惟賓本有司之義此經所獨向所未言故特明之胡氏據冠

禮注謂賓不必在有司中然冠賓尊助祭賓卑故冠賓是僚友祭賓則定是有司贊冠者統於賓故用賓及他官之屬亦與此異也至公有司則亦該在上有司中筮日筮尸既來祭當來可知注云有司不云私臣也上有司羣執事注以為主人屬吏與士冠有司注以為羣吏不同羣吏主人所辟除屬吏則命于其君者則有司中隷公有司明矣

諸士此獻者之中　校曰士冠云要義作在案在字是

於在節

下篇云少牢　校曰各本無云字是

此亦其西　校曰亦下脫牲在二字

諸禮禮記　校曰衍一禮字

而言椸者　校曰而當為內

以無足解之　校曰以上似脫皆字

設洗節

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　釋曰此明其饌處也經渾言東房注知在東房中之東者蓋案禮圖而知冠禮饌在房中之西特牲饌在房中之東神人相變也少牢又饌在房中之西者大夫禮變于士也少牢特云放于西方則此在房中近東明矣房室

西堂西夾室之前近南耳　釋曰覲禮記几俟于東箱注東箱東夾之前案箱夾一也夾有堂有室室北堂南析言之曰室曰堂統言之則但曰夾曰箱記言箱統言之也然一几耳非在室即在堂注據聘禮几授受在東堂下故指言之曰東夾之南謂經所謂俟于東箱者是在東箱之南猶此經豆籩鉶在東房注以爲在東房中之東明其饌處也變箱言夾明夾與箱一也豈以箱爲夾之南哉內則注達夾室意亦猶此謂經所謂達者指達之室

籩逹言夾亦明其一也胡氏失注意

以其夾室在房近南東　校曰近南二字當倒

賓及節

不象如初者以宰在而宗人祝不在　釋曰筵時有司羣執事兼有此經賓眾賓祝宗人在內上經云有司羣執事東面北上則宗祝亦統在有司中北上可知今視濯時宗祝在賓西北別爲一列南上不統於賓及眾賓與筵時異故經於下別著其位而於此賓及眾賓之位不云如初注據本經爲說義最明確云宰在者以宰位亦異於初故兼言

之然筮時未立賓此時有賓亦與筮異不兼言者以賓本有司上有司羣執事爲一列此時賓與衆賓仍爲一列也劉氏台拱云上文有司羣執事但云東面北上而不曰門西著與子姓兄弟東西對立而不得與主人相對也至立賓之後賓與主人一東一西對主矣此所以不衆如初按劉說似未然蓋經以主賓宗祝位三者並列而賓即上文有司宗祝統在有司中則西方南北二列本自一列分之不衆如初之故以宗祝不在明矣賓雖與主人相對然仍與衆賓爲一行則與筮位仍無大異

羣吏執事　校曰吏字衍

宗人節

豆籩鉶在東方　校曰方字譌單疏作房

文不言者　校曰文當爲今言單疏作云

以賓在西至主人告故也　校曰文有誤擬删

云所以不正面告者以賓在西亦欲闡之不專

爲主人告故也

主婦節

明主婦自爲也　校曰自上脱不字

如餽之時　校曰如當爲爲

所謂故書者或作餼也　校曰者字當在也上

或字當爲餽

執事節

故晃主人主婦俎　校曰見上各本有不字是

主人主婦陳於階間可知　校曰陳上脫俎字

前俎升鼎　校曰前前疑當爲神

尸盥節　釋曰士虞云側亨于廟門外之右向外以西爲右也此云在門內之右向內以東爲右也此在東正禮也少牢在西取便尸尊者之禮也盛氏吳氏皆背經說不足信

主婦節

對男子助祭祝佐食等　校曰祝佐食當爲賓

兄弟

同亦宵衣可知　校曰同亦二字當倒

而當傳之家事　校曰之字衍

謂經主婦而含姑　校曰而似當爲內含各本

作含阮云要義作含案單疏作含

佐食節

宗人亦在阼階階南　校曰階字各本不重是

也

佐食升節

見敬肩脈俎　校曰敬下脫尸字

祝迎尸節

迎尸于正祭之事　校曰于當爲爲

主人降節

則成尸之道尊也　校曰道尊二字當倒或道字衍

主人有君是　校曰是當爲𧺆

是厭臣之義　校曰是下當從阮氏增有字

設大羹湇節

大夫羹湇　校曰夫字衍

乃食節

或二十七　校曰七當爲一

主人節

以其入後　校曰入上脫尸字

佐食羞節

醢南　校曰南上各本有在字是

如此見得縪　校曰見當爲是

葵菹在北縪　校曰阮云單疏本無縪字案單

疏實有

佐食節

及骼脊脅各一骨在　校曰阮云陳閩通解骼

下俱有肩則二字各下俱有有字案陳閩是也

以歸脡脊　校曰當爲以歸尸又盛橫脊短脅

以其次正脊故也　校曰脊下脫長脅二字

舉肺脊節

尸實舉于菹豆是也　校曰單疏本作葅

祝酌節

授代酌　校曰授下似脫祝字

主人拜受角節

佐食授之授祭　校曰授阮云徐本作受案嚴本作授

主人主執角節　校曰次主字譌嚴本作左

不干左手　校曰不上似脫執角二字

尸拜受節

北面拜者辟內子也　釋曰北面拜正禮也自士言之則爲辟內子義各有所當也

若大夫妻貴　校曰若下似脫然字

祝贊節

尸取韭葅抨于豆　校曰豆上脫三字

酢如主人儀

不易爵辟內子　校曰此文有譌當云易爵不洗辟內子少牢尸酢主婦易爵洗此亦當易爵但不

洗耳經言如主人儀者注云自祝酌至尸拜送如
酢主人也則祝酌前尸拜送後不盡如矣少牢易
爵注但云男女不相因不云大夫妻尊則酢必易
爵自是上下通禮此經不言可知畧之也唯彼言
洗此經無洗文當是大夫士禮隆殺之别故注據
彼决之吳廷華不以少牢經注與此經注細校而
但據脫譌之文以妄詆鄭君殊違不知蓋闕之義
憶弼丙戌釋此注依文解今仍存之以質達者
說云此經酢如主人儀注不易爵辟內子少牢易
爵注謂男女不相襲爵案祭統云夫婦相授受不

相襲處酢必易爵是易爵之禮本專爲夫婦致爵

言之士上達於天子者也大夫以上又本此義推

之故尸酢主婦亦易爵士無是禮不得僭注云避

者顧少牢立文據用禮者言非謂制禮者先制少

牢易爵之禮至制士禮乃避之也至以男女之別

爲疑則行禮時與常時異尸也祝也佐食也賓也

皆與主婦行禮節文多矣而獨致疑於不易爵一

事不亦鋭乎又下文主人致爵于主婦主人受酢

易爵注謂男子不承婦人爵又引祭統文證之蓋

祭統言夫婦皆易爵而經易爵之文獨於主人受

酢見之蓋省文互見耳注旣釋本經文而又引記以兼顧上經明婦人亦不承男子爵主婦受酢經雖不言易爵亦易爵可知此士與大夫以上同者也大夫禮文則尸酢主婦亦推此義而易爵諸侯禮當更有異於大夫而爲大夫所避者特禮亡無文以言耳矣廷華妄駁注云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非爲內子尊易之不知旣云夫婦之別則專指致爵言內子尊故推其義太尸酢時所謂禮盛威儀多也矣又云豈可因避內子而亂男女之別栾此誤會避字意也倘使注謂周公先制少牢易爵

之禮爲別男女至制特牲禮乃使不易爵以避內
子則吳駁當矣今注但云不易爵避內子明是彼
此相較立文就用禮者言之曰避者猶言不得僭
耳制禮本從士起至大夫而加文爲至君而益文
爲由是大夫不得僭君士不得僭大夫所謂避也
此注乃因經不言易爵而說此義非謂經先有此
義也或有君所有士不避而大夫避之者此則制
禮畢後復參酌出之者與此異至男女之別則行
禮時無所爲亂也夫婦誼親情曜此又互相致爵
故使之易爵以示其意此制禮精義專爲夫婦致

爵設而不必以他事例者𡙁何未之思也故嫂叔不親授而此長兄弟或主人昆弟加爵時致于主婦亦不闡不授明行禮時無所謂亂也𡙁又云祭統夫人易爵內子不避夫人何士妻乃避內子此又大謬彼易爵正謂致爵致之易爵士達天子何避之有𡙁又云主人報主婦不報若事事如主人儀豈尸亦報主婦案經云酢如主人儀注自祝酌至拜送如主人報在拜送後則不如主人可知𡙁豈未讀此語耶疏謬至此極矣

不並取也　校曰取或當爲纂纂下脫如文二

字

賓三獻節

及佐食　校曰及下脫祝字

主人至爵于主婦　校曰至字譌單疏作致

賓獻主人酢　校曰獻當爲受

知不初獻者　校曰不下脫如字

以主婦亞獻承初獻後　校曰承阮云單疏本作丞下同

言其實飲三爵　校曰言字衍三當爲二

祝與佐食亦得三獻　釋曰謂亦當卽得三獻

或者三當爲二

肵從節

亦上酒均於堂內　校曰堂當爲室

主婦答拜節

男子不承婦人爵也　釋曰詳前

上主婦亞獻洗爵洗爵于房中　校曰洗爵二

字各本不重是也

謂酌酢爵與房內爵相更　校曰與當爲以

尸卒爵節　燔從皆如初　釋曰言燔從皆如初則

其餘如初及不如初者皆可知矣繼公盛氏皆非上

云燔從如初此云燔從皆如初文例正同

此言皆燔從如初　校曰皆字當在從下

佐食於旅也　校曰記無也字

賓辭洗節

賓卑則不專階　釋曰此賓實卑如鄉飲酒獻介

同階盛氏非

今文無洗一　校曰一字衍嚴本無

注就賓至其位　校曰其位單疏作無洗與嚴本注合

此因祭如初賓　校曰如初當爲而獻

以其賓得在西階上　校曰得字衍

薦脯醢節

折骨而曰折俎　校曰折骨疑全體之譌

主人獻賓儀　校曰儀字衍

主人奠觶節

明主人之得南過於賓　校曰之各本作不是

主人奠觶于薦北

奠酬於薦左非爲其不舉行神惠不可同於飲酒

釋曰注云然者以此觶將舉爲旅酬始則主人

當奠于右而賓舉之俟主人荅拜後反奠于其所

如鄉飲一人舉觶之例今乃奠于薦北薦北在左

似不舉者故辨之曰非爲其不舉乃酬惠與常禮
異故下賓卽還而奠於薦南明將舉也吳說謬
侑奠觶行右　校曰行字譌單疏作于

主人洗爵節

及其位而言也　校曰及當爲奠于二字

以賓薦　校曰薦下脫俎字

不得獻眾賓　校曰得當爲待

主人西面節

長兄弟節

天子大祫十有二獻云云　釋曰詳禘祫後忘

若主人飲酒禮　校曰主字爲單疏作生

衆賓長節

其已得三獻　校曰其下脫尸字

嗣舉奠節

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諸侯　釋曰官氏獻瑶謂大夫之子不舉奠以大夫不世爵故鄕案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有地者得君於其地孝經言卿大夫之孝在能守其宗廟豈得概以爲不世而廢其嗣舉奠之禮乎但臣之祿君實有之恐有專祿僭逼之嫌故其子不舉奠以避其君之繼世象賢耳

大嚴作火

舉奠節

啐之者荅其欲酢己也　釋曰此獻也謂之酢者酢報也此獻禮從受爵出有似於報故曰酢而嗣於尸又有不敢酢之義尸啐以達其意故曰荅其欲酢在嗣謂之獻敬也在尸視若酢仁也吳說殊謬

此嗣子獻賓賓啐之　校曰阮云兩賓字通解並作尸案尸字是

適子孫不升阼階　校曰適似當爲餘不上脫

自字

兄弟節

賓北面拜位　校曰位　殿本改作儀

則拜送皆北面可知也　校曰則下脫拜受二

字

宗人節

上又下　校曰下當爲云

乃羞

此視以下薦羞　校曰薦當爲庶

及衆賓兄弟皆在可知　校曰及當爲則

少牢與有司徹　校曰上三字衍

皆與尸佐食　校曰與字衍佐食當爲侑

皆同時羞之者　校曰皆字似衍

云內羞者　校曰各本云下有無字是

賓坐節

堂下行旅酬無筭爵並　校曰行字當在並下

故上大夫　校曰上字下脫下字

旅酬行　校曰行字衍

利洗節

亦當三也　校曰亦殿作赤

尸謖節

與士不同　校曰不字衍

筵對席節

祭之末也　校曰末嚴作未

主人節

以明下養席南面　校曰面字各本無是也

卒食節

主人北面授下養爵　校曰下嚴作于

祝命節　釋曰不使宗婦徹薦者此禮畧爲主人徹于堂使佐食爲主婦徹于房使宗婦而已不復如設

時

者然　校曰者阮謂要義作若是也

謂宗婦徹祝俎豆籩　校曰俎字衍

宗婦節

無內賓於房　校曰無字譌單疏作撫

佐食節

云唯賓俎　校曰俎下　殿本增有司徹歸之

尊賓者八字

若助君祭　校曰以曲禮正義參之此若字下

疑脫士字下大夫以下下當爲上孔所見本作

下賈或以義定與

孔子不悅晃而行　校曰悅阮云要義作税案

税字是

記特牲節

筮日　校曰日嚴作曰

從而正也　校曰而當爲其

唯尸節

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端　釋曰周禮注云士

齊有素端者亦爲札荒有所禱請變素服言素端

者明異制案諸侯以下齊皆服玄端注專據士言

者以玄端本士服且彼經不云其齊服皆玄端素端而云有玄端素端其文亦似主於士也注既云士齊有素端而又云變素服言素端承上王素服言之則固通其義於諸侯大夫矣此注取證士禮故宜云士之齊服

而裳有三也　校曰三毛作二阮云陳閩通解俱作三案單疏作三

篚在節

二觚長兄弟酬衆賓長爲加爵二人班同宜接並也　釋曰長兄弟更爵酢于主人時其獻尸之爵

已奠於篚衆賓長卽洗之爲加爵事相接故當有二觚必相接者尊尸執事不敢自優暇也吳說非

又長兄弟洗觶至如初爵止　校曰觶字譌單疏作觚案此錯閒當在上文用此爵也下云四觶上而上下有脫句此處當云又兄弟弟子洗

舉觶于長兄弟

尸羞之後　校曰尸阮云陳閩通解俱作乃案乃字是

壺節

至祭則去足　校曰則下似脫雖士二字

鉶芼節　冬荁　校曰阮云荁徐本作苴案嚴作荁

肵俎節

據俎上云爲橫　校曰云字衍

宗人獻節

從其齒幼之次　校曰齒字譌嚴作長

佐食節

亦惠由之也　校曰之當爲近

內賓節

死者之子孫之妻　校曰上之當爲爲孫字句

下之當爲其

主婦節

及拜受飲皆西面　校曰拜受二字衍當在下

文飲字上

又亦旅酬之法飲皆西面　校曰亦當爲約飲

上脫拜受二字西當爲北或當爲同

宗婦節

亨者　校曰亨阮云徐本作享案嚴作亨

尸俎節

至日月星辰　校曰至　殿本作無

本爲饌厭飫所設也　校曰饌上脫改字

又次尸既畢脊脅　校曰次或當為使

祝俎節

謂代脅也知者以尸俎無脡脊祝則有之尸俎無代脅祝俎有代脅可知　校曰汪氏影刊單疏如此與阮稱單疏本不合而與阮所移同

佐食也已下　校曰也字衍

衆賓節

無獻故也　釋曰謂無獻尸之事

士無臣詳喪服

公有司節

次賓之卑　校曰卑當爲後

酬爵之屬　校曰屬毛作事單疏作屬

是但言獻次　釋曰是猶此也

與旅者　校曰當爲亦皆與旅亦者

禮經校釋卷二十終　　同邑王大綸校字

禮經校釋卷二十一

吳縣曹元弼學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少牢饋食之禮

注云　校曰注乃注字未全

雖不得三日　校曰日字譌單疏作月

高人職云　校曰高字譌單疏作槁

與士特牲　校曰單疏本與要義同

日用丁己

謂征代　校曰代字譌單疏作伐

筮旬有一日

乃戒官　校曰戒官二字當倒

主人節

證伯某某或且字　校曰或當爲爲

即某爲謚也　校曰即上容脫或字

而非常祭祀　校曰而字譌單疏作及

檀弓注以尼父爲因孔子字以爲之謚此漢儒相承古義誄謚相將有誄即有謚上云誄孔某則末云尼父是因字爲謚明矣

史曰節

乃之於門西　校曰之當爲至

前宿節

揔解經前宿一日　校曰單疏作宿與通解同

尸拜節

以大夫尸尊故也　校曰大夫二字衍

若不節

後旬丁　校曰丁下脫己字

主人節　南面　釋曰南面君位也大夫始得南面

則士無臣信矣

明日節

必知人君覗殺引日者　校曰引字譌單疏作

刖

大夫又職　校曰職當爲賤

㢋人節

七穿　校曰七阮云單疏作匕案單疏實作七

羹定節

二鼎在豕鑊之西　校曰二毛作三阮云監本

通解要義俱作二案單疏作二

此直有羊豕言皆有鑊　校曰言皆有三字衍

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　校曰九字衍

司馬節　髀不升　釋曰周貴肩賤髀注疏已屢言之祭統既言殷人貴髀周人貴肩而又云凡前貴於後髀既在後而又近竅賤之賤者故不升

者取脡脡然直　校曰當爲脡者取脡然直

當以腸內　校曰腸當爲腹

司宮筵節

若共其事　校曰若字各本無是也

陳鼎節

豕之實　校曰實當爲肉

佐食節

以前膚鼎時　校曰膚當爲實

亦得爲皆如初爨也　校曰爨上脫于字

佐食遷節

故俎乃一𦚔之而已　校曰俎上脫載字

故肩臑在上端　校曰臑上脫臂字

胃腸　校曰單疏作腸胃此誤倒

案此經卽折　校曰卽似當從通解作節

下利節

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　釋曰經文互相見

者多矣姜氏必以此爲兼言羊豕殊固經言體者

總括豕之十一體也皆皆豕體也豕體皆進下則羊體亦皆進下猶既夕豕言豚解則羊亦豚解也

注無可疑

司士節

以其尸之禮　校曰尸上脫儐字

既見乾魚　校曰見當爲是

腊一純節

所載之法　校曰所上脫有字

主婦節

案哀公至事也　釋曰然則被錫以婦人之髮

爲之與又注云賤者刑者謂賤者之被刑者非謂凡賤者皆得髡之也必言賤者者刑不上大夫

衣三尺三寸　校曰下三字阮云單疏作二

故三尺三寸　校曰故下各本有衣字是也

是以喪服記云　校曰云下脫衣二尺有二寸六字

茢菹麋臡　校曰麋單疏作麋

是其辯次之也　校曰次之二字當倒

佐食上利節

相助也　釋曰注訓至當此與上文合執二俎以

相從入文同不應異解且相讀如字與全經文義不類胡氏於此從繼公失之

祝酌奠節

設饌要由尊者成　校曰單疏本作設饌與要義同

祝主人節

爲初亦不饗　釋曰盛氏以不饗爲後有儐尸故於是略之然此文兼不儐尸者在內將何以處之下篇云若不儐尸則祝侑亦如之是祝侑已前賓尸與不賓尸者禮同也盛說乖矣

覛反南面

案宿諸官　校曰案或當爲前

尸取節

俱祭於苴上　校曰阮引浦鏜云葅誤苴案據

鄉師注則苴字不誤

上旣藏之　校曰似當爲旣則藏之

因上絕之　校曰上或當爲而旣全取出因而

絕之是非於器中減之矣

上佐食羞節　遂以祭豕䂓　校曰遂阮云徐本作

逐案嚴本作遂

尸又食節

其同在胏俎　校曰同當爲肉

尸告飽節

祝獨勸者更則尸飽　釋曰凡禮得九飯者至九飯乃爲飽禮得十一飯者至十一飯乃爲飽士禮質祝主人兩次並侑不爲褻故不更而即得飽大夫禮文若兩次並侑則疑於褻若一次並侑則尸不得飽故必更侑尸乃飽也胡氏因疏駁注誤

此與特牲皆有尸飯法　校曰有下脫侑字

尸不飯節

故從南　校曰南下脫面字

上佐食取節

既葬則藏其墮　校曰葬當爲祭

祝與節　摶之以授尸　校曰嚴本作摶不誤

主人坐節

擩於醢　校曰單疏作擩與要義同

主人獻祝節

大夫士廟室也　校曰　殿本删也字

棟北一架爲室　校曰架下脫後字

佐食節

以其魚猶在俎　校曰猶當爲獨

縮其七物　校曰其字譌單疏作有

周祝賤　校曰　殿本改爲腊髀賤

主人酌獻節

不啐而卒爵者大夫之佐食賤禮略　釋曰方氏

以此不啐及上祝不拜旣爵皆爲將儐尸恐日不

足然一拜一啐閱時幾何而顧使之廢禮乎如注

說方見聖人制禮之無所苟

俎設節

有脅而無薦亦遠下尸　釋曰經敘二佐食俎實

及設俎處甚詳而不及其薦則無薦明矣下不儐尸云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脀皆如儐者薦謂祝之薦耳褚說失之

有司節

祝獻尸與佐食之事　校曰當爲尸與獻祝佐食之事

案禮記至亦當然也　釋曰此疏有功禮教蓋鄭學微言

賓長節

啐酒而不卒爵　校曰卒嚴作崒

不獻佐食將儐尸禮殺　釋曰爲其大盛故殺之
非苟以日不足也注義甚明後人說皆支離繼公
謂放不儐尸未獻之儀尤謬下篇每言如儐是不
儐尸者放儐尸之禮未聞儐尸者放不儐尸者之
禮也
主人不酢主婦　校曰　殿本删主婦二字
不儐尸賓　尸止爵　校曰尸上脫獻字單疏
有
司宮節
凡餕之道而與施惠之象也　校曰而上有脫

殿本據祭義原文補

賓黍節

以二佐食爲下　校曰以各本作於是

主人節

而荅主人拜可知　校曰而當爲面面上脫位

者東三字

司士節

湆肉汁也　釋曰或以湆爲鉶案經未有名鉶爲

湆者正祭雖未有湆然肉汁亦是尸俎實之餘猶

主人以下俎皆尸俎之餘體也下儐尸有匕湆肉

湆亦用神餕之餘耳或說非卽以爲鉶鉶仍是於兩鉶外別取者非尸食之餘也

上羞節　釋曰孝經云治家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又言能保其宗廟爲卿大夫之孝此經義同又詩云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亦此義

授之亦以黍　釋曰經不言以黍可知畧之繼公謂不以黍則何以爲禮乎此與尸同稱嘏則同有黍矣嘏必有黍者宜稼于田福之大者也

主人與　釋曰受在此時

禮經校釋卷二十一終　同邑王大綸校字

禮經校釋卷二十二

吳縣曹元弼學

有司第十七

大夫既祭　校曰大上毛有上字阮云通解要義楊氏俱無案單疏亦無

有司徹

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繹　繹曰胡氏釋祊繹甚是但繹與賓尸對言則繹非賓尸詩絲衣序云繹賓尸也楚茨傳云繹而賓尸此注云卿大夫既祭而賓尸天子諸侯明日祭於祊而繹是也繹與

祊對嘗則繹卽賓尸郊特牲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是也祊之之祊與爲祊乎外之祊同是據祭言之又與繹連文明是繹祭之祊（如正祭之祊則不當於繹下言之）祊既爲祭則繹當爲既祭賓尸之禮矣祊繹二者時同禮相接孔子見魯繹與祊東西遠近異處竟似二禮不相屬者又與朝市皆失其處故連譏之胡氏解記不從鄭注猶未達一閒若金鶚說則背經反傳傎倒是非不暇與之多辨也（金氏禮說師心蔑古有類病狂戴氏震以鄭樵毛奇齡爲賊道金氏殆有甚焉）

故使祝博求之于廟門內之旁　校曰于廟單

疏作平生

埽堂

明于堂廟汎埽　校曰堂廟二字當倒于單疏

作於

乃燅尸俎

或古文通用　校曰文上或脫今字

乃舉

入陳于廟門之事　校曰門下脫內字

雍正節

當倶陳于鼎之西　校曰于下脫羊字

雍人節

並并也　校曰并嚴作併

以其在匕湇也　校曰匕下似脫故名匕三字

尸復位節

其尸獨荅拜　校曰其當爲宜

主人降洗節

賓降主人辭降末句　校曰賓當爲尸侑

主婦節

至此皆朝事豆籩　校曰豆字譌單疏作之案

皆下脫朝事豆籩者案周禮籩人云十一字

司馬節

尸食特舉脊　校曰脊下　殿本增脅字

所舉未知此正俎　校曰此上　殿本增在字

羊肉湇節

此以下十一俎俟時而載於此歷說之爾　釋曰經無無事空言之例此十一俎未載而歷說之者因上司士雍人設俎遂詳其實爾後人竊此義以釋大射之設尊洗則誤甚矣

左右體之脀　校曰之當爲各有二字

餘十一俎皆未　校曰未下脫載字

侑俎節

而注云衆兄弟儀　校曰注字衍衆兄弟儀當

爲其衆儀

唯兄弟云　校曰唯下脫長字

胙俎節

不言左臂者大夫尊空其文也　釋曰經自有因

文見義之例見於各篇者多矣胡說非是

以俎物雖與尸不同者　校曰俎上似脫正字

者或當爲有屬下讀

故無正俎　校曰俎　殿本改作體又重無正體三字

遶下　校曰下字下　殿本增尸字

注但云下　校曰下下　殿本亦增尸字

所有者尊　校曰　殿本改爲所有尊主人者

注以正俎對尸言肉湇豕脀俎對侑言義至精

疏推出有肉湇與尸同一義亦善䨄公竊疏義

而小變之卽誤

主婦俎節

下文主人獻賓之時　校曰文毛作之單疏作

文

司士節

魚俎亦是歷說十一俎　校曰九字　殿本刪

而陳并於此者　校曰阮云陳并二字要義倒

案倒者是

又欲見魚獨副賓長獻三　校曰獻三二字當

倒

異於載　校曰載或當爲祭

謂上司士所設於豕鼎之西者也　校曰豕鼎

當爲羊俎

卒升

是以鄭亦云　校曰云當爲據

二也　校曰下有脫文通解補之是也

次賓縮執節　覆手以授賓　校曰授阮云嚴本作

受棄嚴本實作授

尸席末節

尸禮彌儐故也　校曰儐當爲賓

司馬節

皆當司馬載之　校曰載當爲羞下兩載字同

侑升筵節

以其前拜爵時尸在侑之右　校曰拜下脫受

字尸當爲主人

尸受節

論主人受尸酌　校曰酌字譌單疏作酢

故與尸同者　校曰者上脫五節二字

司宮節

案少牢　校曰案字衍

故明一等　釋曰言主人與尸同節

故主婦與取籩豆于房　校曰豆字衍

長賓節

自此賓羞七湆　校曰此當爲次

次賓又羞七湆於主人　校曰又毛作及阮引

浦云又誤及案單疏正作又

主人坐節

鄉主婦獻尸以後　校曰鄉字　殿本刪

主婦洗節

少牢主人　校曰下脫獻祝二字

婦贊者節

是特牲宗婦一人而已　釋曰謂贊主婦者

或少未可定　釋曰特牲注云宗婦不贊敦鉶

者以其少可親之

上賓節

故下文主人獻　校曰獻下脫長賓二字

是此與上文長賓　校曰長賓二字各本倒是

也

稱長上者　校曰長下脫爲字

主人節

侑不升尸禮益殺不從　釋曰立侑本以輔尸獻

尸時侑無事而從尸升禮盛也則此酬時侑不升

爲禮殺不從明矣且獻尸尸侑同升尸酢至崇酒

侑乃升酬尸侑不升亦隆殺之差也繼公謂酬禮不及侑故不升則主人受几時禮亦不及侑而侑從尸升且與尸同拜何哉

主人實觶節

案下經不舉　校曰不舉二字各本無是也

無故有酬　校曰無字衍或無無下脫異字上句如當爲時

侑一名加者至故無加稱　校曰此數語未敢强解容訂

尸侑節

皆有胾醢　校曰疏無醢字

以二羞是內羞　校曰內　殿本改爲庶

今此鄭直云臐胾　校曰臐下脫膮字下文止

有臐胾同

主人降節

衆人共得一拜　校曰一或當爲三

主人洗爵節

然則先事既設　校曰設當爲訖

宰夫執薦節

言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　釋曰下經云兄弟之

長升拜受爵又云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注復言升受爵者爲衆兄弟言也衆兄弟升不拜受爵案此注謂衆賓受爵不拜實據獻兄弟推之獻兄弟章旣云升拜受爵矣又云升受爵者所以明其爲不拜者也或謂經言升受爵所以明其由洗東而升且亦見其受爵則皆于阼階上設薦脀則仍在阼階下洗東案經先云獻兄弟于阼階上次云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又云其薦脀設于其位則所從升之位與受爵之位與設薦脀之位皆已明言之不假升受爵三字

也如經以其位在洗東句承辯受爵下恐人疑爲受獻後位故著此三字以別之則經何不省上辯受爵三字而云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辯受爵其薦脀設于其位使文義簡而明乎何者上獻賓章云辯受爵其薦脯醢與脀設于其位下乃云其位繼上賓而南則位爲獻後位甚明此經若於北上下著辯受爵之文則位爲獻前位亦甚明兩文相較義自當然經文何以先言辯受爵北上下又言升受爵反致文義周折乎蓋上節言獻位此節言未獻位與獻後位上節主言長兄弟此節主言眾

兄弟上云若是以辯是從長兄弟說下此辯受爵

是結上目下之辭目下者目升受爵之文也葢經

謂衆兄弟無不受爵者其位本與長兄弟同在洗

東惟受爵則升而不拜其薦脀則亦同于受獻後

設于其位也是此節雖兼長兄弟言而意主衆兄

弟故既言辯受爵又特言升受爵以明其不拜也

衆兄弟不拜則衆賓不拜可知吳氏謂衆兄弟拜

受之禮已盡于若是二字中胡氏謂若是以辯言

於不拜既爵之下則以上儀節均與長兄弟同則

衆兄弟亦拜受爵可知案若是以辯者言其同於

長兄弟者也下復云升受爵者別其不盡同者也
下經主人降洗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主人荅
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案若
是以辯者亦是言羣私人與其長同者也下云主
人於其羣私人不荅拜案不荅拜亦是別其不盡
同者也此云若是彼亦云若是如謂羣私人荅拜
之禮在若是二字中則與不荅拜之文背何獨於
此經升受爵之文乃妄加穿鑿乎此言若是以辯
於不拜既爵之下彼文亦然豈主人於羣私人禮
節均與其長同乎彼云主人荅其長拜則以下無

荅拜之禮故復云於羣私人不荅拜此云兄弟之長升拜受爵則其餘無拜受之禮故復云升受爵也又獻賓章劉氏台拱謂私人猶拜受則衆賓兄弟拜受可知此神惠當一一拜受與飲酒不同特牲賓兄弟亦皆拜胡氏引獻私人節而申之以證劉說案私人有臣道主人於其衆不荅拜而臣於君則無不拜之禮衆賓衆兄弟於主人猶賓賓禮崇者拜受略者否故不拜也至神惠之說則衆統於長長拜足以荅神休矣此當與飲酒同皆大夫禮也士則不然故特牲衆賓衆兄弟皆拜受

時受獻　校曰時當爲特

宰夫酌受於尊南　校曰受字譌單疏作授

是奠爵故　校曰當爲是衆賓皆

宰夫節

主人每獻一人奠空爵于棜宰夫酌授於尊南

釋曰主人本當就尊南酌今宰夫代之尊主人禮

當然非自暇逸也或曰奠於棜者一人也鄉射禮

奠射爵于豐士喪禮饌兩甒角觶於棜此奠爵自

宜在棜奠於棜猶授宰夫爵爾宰夫酌授者授後

一人也後一人就尊南受之乃于西階上主人之

左立飲士相見禮注曰受爵者於尊所

辯受爵節

卽薦　校曰二字譌　殿本改作云徧獻乃薦

略之者

不可辯其尊體　校曰尊當爲晉言不可細別

其體名故鄭以意解之依尊卑儀度用之而已

宰夫洗觶節

上文主人受爵訖　校曰爵當爲酢

以其下文賓之虛觶　校曰虛字衍

主人洗升節

士卑　校曰士毛作十單疏作士與要義同

辯受爵節

位不繼於主人而云洗東卑不統於尊　釋曰宗子尊兄弟卑此位與士冠同則特牲當亦同矣疏似失之後人駁注亦非吳氏紱以賓位在門東相決則無以解於士冠矣

衆賓拜受爵　校曰賓下脫長字

長兄弟得與衆賓同　校曰賓下亦脫長字

於其東西面位　校曰其各本作洗是

亦薦脀於位　校曰亦下脫設字

爲之故也　校曰薦當爲尊

其先生節

以上初亨牲體　校曰亨　殿本改作升

主人節　主人南面于其右荅拜　釋曰當拜於主婦席西猶主婦獻尸拜于主人席北也內賓拜受于主婦席東以席間之重別崇敬也不西面荅拜不與爲賓主禮也此獻兄弟內賓禮皆殺于特牲與喪服大夫降兄弟姑姊妹義同皆封建尊尊之制

主人酢節

明有君之道　釋曰言有君之道則不得直爲君

臣明矣是知特牲記言私臣者特以明此義爾不
得遂以爲士有臣之證不然君則君矣何以云明
有其道乎
云兄弟位定者　校曰兄弟今本作凡獻似是
與上衆兄弟云　校曰與當爲決
俱言繼凡獻者　校曰凡獻今本作兄弟似是
俱或當爲但
衆賓公有司私臣賈氏論之甚精此經於賓衆
賓外別言司馬司士宰夫等官則固別有公有
司矣其獻亦當次衆賓經不言畧耳私人異於

兄弟且獻在內賓後故必別言之繼公盛氏皆非胡氏亦誤

尸作爵節

賓尸而尸益卑可以自舉　釋曰不儐尸亦自作爵者疏謂順上大夫爲文是也詳注意蓋謂尸禮殺有可以自舉之道故不言三獻作之耳異其文非異其禮也姜氏說非

司士縮節

司馬羞湆魚變於尸　釋曰繼公改司馬爲司士案尸作爵後司士羞湆魚下致主人亦司士羞湆

魚此經若與前後文同則此及下皆不必言官以羞於尸旣是司士則下不言者亦司士可知今兩節皆言官正以司馬與司士相變故也上主人獻尸等事凡羞皆言官亦以官多相變不言則不明也經言如尸禮如縮執俎以下諸儀耳司馬主羊司士主豕魚亦言其大略而已

二人節

卽與亦奠一爵　校曰當爲卽與尸並奠一爵

與賓長所舉薦右之觶　校曰觶下脫並行二字

洗升節

神惠右不舉　釋曰此實不舉注義精確之至凌氏謂示猶舉恐全經未有此例

尸遂節

是各各於其階　校曰各字不必重

卒飲者節

末受酬者　校曰末嚴作未

兄弟節

主人酬兄弟之事　校曰主上當有代字

坐祭節　爵止　校曰止嚴作上

決上儐尸禮殺也　校曰決上當爲故云

賓長節

不稱加爵大夫尊也不用觚大夫尊者也　釋曰

大夫士正禮止三獻此加爵也而亦從獻禮用爵

謂之獻尊大夫禮也凡獻用爵加爵用觚此經明

言獻則不用觚明矣既不用觚而上篇云勺爵觚

觶實于篚者示備物爾又經例凡用觚者必先見

觚名後乃得通稱爵此但云爵不止則固爵也非

觚也　王氏大綸曰用當爲言謂此賓用觚而文

云爵以大夫尊者故變其文也案王說與鄙見異

存考

論衆賓長加爲爵　校曰加爲二字當倒

賓一人節

是言亦遂之于下言上無漕爵不止互相發明

釋曰上爵不止亦遂獻侑酌致此遂之於下尸亦

先不止爵故曰互相發明其不同之處不以辭害

志可也

有司徹

猶如堂內之陽厭　校曰堂當爲室

若不賓尸

從尸飲七巳前　校曰飲七當爲七飯

是儐尸之禮　校曰是下脫不字

乃盛節

云此七體羊豕者　校曰七單疏作士士字誤

膚又不升　校曰四字不與上連讀升當爲盛

先舉一骨　釋曰謂前巳舉一骨

又後有骿瞉折　校曰折字衍

昏禮不數者　校曰昏或當爲正

以瘢賤　校曰以下脫近字

腊辯節

則數多於　校曰於下脫牲字牲脊脅盛一骨
此腊盛半若有一骨二骨則脊脅當二骨並盛
數多於牲矣
祝主人節
注祝主至未聞　校曰阮云單疏無至字
主人節
既祭則藏其隋　校曰單疏作隋與要義同
主婦反節
糗餌之等　校曰餌當爲修
直有脯修二籩　校曰脯當爲糗

尸左節

乃有籩餌之事　校曰餌當爲從

儐尸異所得相決　校曰儐上各本有與字是

主婦洗節

以有尸賓　校曰當爲以尸如賓

士卑不嫌　校曰以上文參之士上當脫下大夫與四字

主婦節

以其上腊摭五枚　校曰單疏作枚不誤

主婦荅拜節

自酢不更爵殺　釋曰經云受爵酌則不更爵明矣酢必易爵自士達于天子所同唯下大夫不賓尸異者亦所謂放而不致順而摭也不更者從其質也承主人爵而不更實無不可異說背經

主人荅拜節

欲室中神惠均於庭　校曰室中二字衍

主人席上節　受爵酌　釋曰云受爵酌則亦不易爵矣此爵但承主人後不承佐食後不易無嫌也特牲尸酢主婦受爵後不即云酌則固易之

東面者變於士妻賓尸不變者賓尸禮異矣　釋

曰凡變於士者實多辟人君以士卑不嫌與人君
同也此東面變於士妻當亦辟人君禮賓尸不辟
者賓尸非正祭禮異不嫌也吳氏不解注義而妄
易之謂賓致爵主婦東面者辟尸與主人則豈尸
主人與主婦行禮可南面當尊賓致爵反不可南
面乎不知而作君子所嗤也

佐食節

主人於上文有脊脅也　校曰有上脫豕字

賓長節

謂不言同　校曰當云謂不言如初者以有與

初不同

上文云　校曰句首脫案字

賓兄弟節

似上大夫無旅酬　校曰上阮云要義作下案

下字是

事賤　校曰事字譌單疏作士

主人出節　祝前　校曰祝嚴作祀

卒爨節

司士擧豕是之　校曰之阮云要義作也案也

字是

司宮節

凡幣帛皮圭爲主命　校曰主毛作王浦改主

案單疏正作主

祝告節

不言長賓者下大夫無尊賓也　釋曰下大夫位

卑其屬吏自益卑經於送賓特見此義則助祭之

賓在有司中益明矣旣無尊賓而上云賓長洗爵

獻于尸者就卑賓之中立一人爲長則士亦有之

言賓長者就下大夫之賓言也言無尊賓者對上

大夫之賓言也經於上言賓長以見尊於衆賓於

此不言長賓以見卑於上大夫之賓言各有當唯義所在上旣於衆賓中立一人爲長則拜送自拜其長特牲拜賓亦拜其長也經有事同文異之例所以正名而順言知之者其唯先師乎

拜侑於上賓　校曰於字譌單疏作與

禮經校釋卷二十二終　同邑王大綸校字

光緒十八年歲次壬辰正月刊成

蔡錫蕃

蔡侃銓

汝礪

同邑金汝霖同校字

汝俊

受業華樹本

姪岳鎭

鄭文銘齋

敘曰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遇有不合日夜以思至於待旦監於二代優游五年然後制禮威儀三千曲爲之防夫以聖人之德多材多藝猶復博觀詳擇覃思積年故其所制之禮條理密緻經緯相宣養欲給求人無所憾孔子學而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與弟子論禮參伍錯綜窮源竟委自衛反魯親定經文嘗曰無輕議禮聖人之於禮若此其愼也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各撰所聞以爲傳記雖當戰國嫚秦齊魯之間經業不廢漢初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五傳至戴氏立於學官是謂今文而古文禮五

十六篇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以絕無師說謂之逸禮先師鄭君本習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依經立注述先聖元意天秩人綱不墜于地齊黃氏慶隋李氏孟悊作爲章疏由釋其旨唐賈氏公彥據二家爲本兼增已義爲疏五十卷沈實精博多得經注本意學者舍是無以窺聖作明述之原惜唐中葉後治此經者鮮疏文譌舛日滋宋景德閒邢昺等校定賈疏其書見于今最稱古本然錯誤衍脫已非一端至明監本更不可讀矣

聖清之興右文稽古通人達士應運而生張氏爾岐創通禮經大義依鄭注作句讀據唐石經校監本其後名儒接踵而出考正疑譌闡發誼理專門名家之學粲然可觀而阮氏元儀禮校勘記胡氏培翬儀禮正義集其大成但阮氏校各本異同而眾本並譌則未及讀正學者於疏文仍不免隔閡難通胡氏依注解經而於注之曲筭道意迴異俗說者或反以爲違失而易之又多采元敖繼公明郝敬兩妄人說而引賈疏特少時議其非皆其千慮之失也元弼年十五初治是經十七 先妣倪大恭人授以胡氏正義沈研鑽

極盡亦有年惘賈氏之書條理詳整而剝蝕叢殘沈薶千載平心讀之順其上下推其本意正譌補脫乙衍改錯不下千餘處爲賈疏後校而後賈免於誣又以胡氏之書體大思精深恐小疵或累大純取其所引各說異於注者推其致誤之由爲正義訂誤而後經義不爲異說所淆粥之爲訂誤也非敢與胡氏立異袪其疑所以堅其信糾其違所以成其美且胡氏之訂注非求勝注也於注義偶有未達耳後人苟能達其所未達固胡氏之所取也校訂旣有端緒欲刪合賈胡之書貫穿經傳捃摭祕逸撰禮經纂疏先爲

十七篇釋疑自喪服始詳考博辨覃思研精未及成而　先大恭人抱恙日夜嘗藥輟釋禮業天禍不肖大恭人踰年棄養春暉永謝燧火再更讀禮之下檢視舊稿以正義之書　大恭人所手授考正已得十九乃取後校訂誤及釋疑未成稿合編之補其闕略去其未安寫成二十二卷名禮經校釋以呈　家君　家君以爲近得其正命授梓人至今年正月刋成校者校經注疏之譌文釋者釋經注疏之隱義務求按之經而合問之心而安先儒說己是者不復繁文凡所辨證皆于義難明者也其中稱此本者張氏

敦仁所刊注疏往時從管氏禮耕叚讀其書爲注疏本之最善者胡氏正義嘗兩稱之而世不顯傳故據焉其稱號古人之例先師稱鄭君各經先師皆稱君宋朱子稱朱文公餘皆稱某氏某其說之謬者去氏以示貶唯王肅敖繼公郝敬邪說誣民非聖無法放距不遺餘力削其姓以絕之是書也發疑正讀探賾索隱十年心力盡在於斯其盡思竭慮之處自謂畧窺損益之迹潛符制作之心學者苟合校勘記正義觀之經注疏之義當無不可通矣元𦡆護惜古書愛敬先儒惜道之味欲與當世好學之士共甘之庶因

是而思其義踐而行之視聽言動悉範乎禮進德修業卓乎人師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光緒十有八年壬辰正月十有一日吳縣曹元弼序

條例

書中恭遇

列聖廟諱恪遵

高宗純皇帝刊行　武英殿五經之例敬謹缺筆

此書始於光緒九年至十七年刪成校釋以呈　家

君　家君以爲近得其正命授梓以質當世通儒至今年正月工乃竣校勘之功仲昆及執友王氏大綸爲多燕禮一卷仲昆所續錄文義之閒多所是正

士冠至覲禮士喪至有司援引各家止撮大意以所據多出胡氏正義可覆案也喪服不從此例以釋疑

本禮疏長編備引各家說也各篇所引在正義外者亦備載其文俾閱者尋省易了

是書除喪服外皆積歷年條記而成閒有與前人暗合者寫定時輒刪去之或得於友朋啟示討論所及一字一句必標其姓名郭象葉所爲穿窬之類十年前已恥之也辨證既多必有乖謬唯望在位通人處逸大儒有以教之

禮經校釋目錄

禮經纂疏序

粵若稽古周文公攝政踐阼誕保文武受命大平德洽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立萬世人倫之極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上承天明下則地義中理人情監於二代損益制中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事爲之制曲爲之防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吉凶賓軍嘉以經之冠昏喪祭朝聘射鄉以緯之自大經大法以至一名一物莫不加聖心焉於是尊親之義達於四海孝友睦婣任恤比戶可封災

害不生禍亂不作成王康王率由其道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後王稍更陵遲夷身失禮至厲大壞故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然而東遷之難諸侯同日興師以扞王鄭平桓以降齊桓晉文旣賢尚挾天子以令諸侯天下莫敢竊守府者豈非逆順之勢率土皆知裂冠毀冕衆所不容禮教之所維繫者大且遠哉迨五伯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人綱絕紐大經將墜上天不忍斯人之淪於禽獸也於是篤生大聖孔子於秉禮之國爲萬世制作禮樂孔子以天縱之德生而知之嬉戲卽設禮容從心所欲不踰矩適周問

禮教弟子雅言執禮思以周公之道易春秋之天下
至形夢寐嘗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
曰吾其爲東周乎天下既莫能用乃親定禮樂昭示
來世贊周易刪詩書與禮相表裏作春秋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據魯史成文立素王之法約之以禮作孝
經以明禮之始稱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舉周公之
事以明之蓋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伏羲神農黃帝堯
舜禹湯文武之道至周公制禮而大備周公之禮教
至孔子而垂法無窮孔子既經論禮經極言其義天
下復知有君臣父子之綱仁義忠信之道天經地義

民行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卜子子夏親受聖指爲喪服經作傳曾子有子言子諸賢相與論撰微言大義傳諸其人子思子述聖祖之德明中和之爲用立坊表之常經七十子後學之徒各記所聞變禮逸文補二禮闕遺以光贊大道雖當諸侯去籍之日道墨名法異端並起之時而服儒服行儒行則古昔稱先王叙彝倫一制度近聖人之居者以時講禮鄉飲大射於夫子冢延及孟子孫卿正人心明王道立言爲百世法禮之大綱不墜于地秦政滔天不道絕滅聖典特疾惡禮書搜求焚燒之

殆盡勢至暴也然而伏生浮邱伯叔孫通之徒傳授
弟子不絕著書述遠代禮文甚詳陳涉之王也魯諸
儒持孔氏禮器往歸之孔甲爲涉博士卒與俱死項
籍既亡漢高帝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
絃歌之音不絕於是高帝以爲守節禮義之國於戲
聖人之禮教深入人心乃至於此乎漢興高堂生傳
禮十七篇蓋當時士大夫通習之禮而古文禮五十
六篇及記百三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及河閒獻王所
得其十七篇經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
篇外多三十九篇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獻

王又得周官五篇鈌事官以考工記足之周官後出者六典本天子所秉以治天下諸侯不得用不在樂正四術之內孔子問禮之後儒者始得聞然後學或未通習故今禮記雖兼記經曲而除雜記贊大行朝事儀述典命諸職外皆說威儀三千爲多蓋焚坑之後其傳泯焉尙有孤本出於山巖屋壁則天之未喪斯文也古文禮記及周官初出禮家蓋未有傳之者高堂生之業歷蕭奮孟卿至后蒼當孝宣世最明校書曲臺傳古禮十七篇與其本業相似者然仍以今文爲主餘三十九篇以絕無師說付書館名爲逸禮

又傳記百三十一篇益以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與自著曲臺記九篇共百八十篇爲后氏學疑皆寫以今文以授大戴延君小戴次君二戴經文篇次不同互有脩短而皆未得其本大戴删后氏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小戴又删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大戴又著喪服變除小戴以博士論石渠今其遺說尙可攷見禮學之興於是爲盛小戴授橋仁季卿著禮記章句四十九卷號曰橋君學先儒以爲益以明堂陰陽記之月令明堂位二篇及樂記也於時后氏戴氏之經立於學官孝成時達才通人

劉子政校中古文條錄十七篇目次尊卑吉凶倫敘
及其子歆孝哀時欲建立逸禮周官名儒龔勝師丹
皆非之蓋西京儒者保殘守闕不敢出入師法抑亦
以振興禮教歆非其人與自高堂生以後二百餘年
傳學至今存者授受源流如此此外又有慶氏學當時
與二戴並顯其餘名德大儒兼通五經者若賈誼董
仲舒王吉之倫皆議制禮作樂以化天下著書立言
有功禮道云王莽之亂禮樂分崩聖文殘落光武中
興愛好經術立博士各以家法教授禮用大小戴又
修起大學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應經義式古

典又令天下誦孝經章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五經同異命史臣班固著爲通義皆先王之法言禮師之典訓又詔高才生受古學廣業甄微崇化厲賢東漢士大夫敦氣節重禮義其風世篤蓋由於此於時英儒瞻聞之士務欲興滅繼絕故周官自杜子春通讀後鄭大夫司農及賈侍中咸遵其業而潤色之作爲解詁而二戴之禮爲博士之業傳授不絕然未有顯于儒林者後世薄於藝文敎學之道寖衰學者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尙黨禁之世賤儒或私行金貨定蘭臺桼書經字以合其私文各經皆謬雜而禮

尤甚是以熹平四年立大學石經正五經文字時通
儒盧君子幹上書言今之禮記特多回穴欲考其失
得刊正碑文卒不果行夫以聖道之深若彼歷年之
久如此科斗篆隷轉寫失眞發疑正讀差忒難免經
師各立其義學徒務習其師推士禮以致天子執常
法以議變禮縱令博學洽聞不能無誤是以鄉飲燕
禮之服皮弁與朝服雜糅東房西室之文宗廟與居
室不別大宗可絕聞人之議乖長子五世季長之解
誤以及三虞卒哭之異說折俎肵俎之殊文聚訟紛
紜不可勝數又況守文之徒滯固所禀不務尋求其

理徒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非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者耶且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漢重經術實事求是民得離於戰國之苦者四百年炎運既衰天下將有處士橫議四夷割據之憂不有亞聖命世之儒出而刊正聖典撰叙人倫文武之道將誰屬乎夫子在天之靈知非其人之道不虛行也乃於兆聖人之居生先師鄭君康成鄭君好學實懷明德造次顛沛非禮不動初從東郡張師受周官禮記與盧君相善從馬融參考同異鄭但與融考論同異非融弟子詳辨所爲鄭君非馬融弟子攷遭時否塞隱修經業守死善道盛德之

容至使黃巾望而皆拜作六經注義窮理盡性而三禮之學尤集大成即以十七篇注論今文古文各求其是二戴別錄必從其長本周禮以提其綱引戴記以闡其義參之易書詩春秋論語孝經以觀其會通考訓詁捃秘逸轉相證明發一義而全經貫起一例而眾篇明吉凶常變各止其科辭所不及通之以指辨傳記之譌正舊讀之失案圖立文舉今曉古若綱在網如晦見明其正人倫也唯君專惠詳於燕禮之篇臣無作威著於鄉射之記明正體之重而尊禰之義彰推高祖之服而正本之道著於繼父同居達從

一之本意於他邦加等顯大功之自親略舉一端餘可隅反古昔聖人所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者無不昭然備見仁之至義之盡深而通約而明故范武子以爲仲尼之門不能過也特是鄭君於易書詩春秋皆先通今文後注古文於禮亦本習小戴之學後不專注古文者以盧子幹等皆治小戴小戴學既最精而古文自前世以來傳其書未有名家不敢以一已之見盡改先儒之舊故但參取二本擇善而從鄭注存卽今古文皆存然則禮之兼注古文實自鄭君創通大義也於是鄭氏三禮

各經之學爲天下儒者宗魏有亂人王肅者妄思奪
而易之僞造家語孔叢子據之作聖證論以難鄭夫
君子有三畏畏聖人之言小人侮聖人之言肅不難
於侮孔子何有於鄭君哉幸當時去鄭未遠馬昭之
等辭而闢之聖道不至爲邪說所亂嗣有干令升注
周禮雷次宗注喪服孫叔然注禮記雖別立注要皆
以鄭義爲宗其爲義疏者禮經有黃慶李孟悊二家
禮記有賀循賀瑒庾蔚之崔靈恩沈重范宣皇侃徐
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又有李軌劉昌
宗徐邈射慈以下諸人作三禮音當時南國淸談盛

壞名教北郊戎馬蕩覆典文人臣反顏事讎習爲故事文章綺靡階厲淫昏三綱淪九法斁矣而守道諸君子說經鏗鏗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以緜絕學於一綫其餘儒者議禮之文亦根據經注酌理準情足爲典要先儒謂魏晉以後天下大亂而聖人之道不絕唯鄭氏禮學是賴豈不信哉唐儒承六朝義疏之學陸氏德明撰經典釋文三禮以鄭爲主孔氏穎達奉勅撰五經正義禮記據皇熊爲本賈氏公彥撰周禮儀禮疏儀禮據黃李爲本又旁摭各家貫穿經傳鄭學之徒遺言奧義多賴以存雖不免小有乖違而發

揮旁通言富理博後有作者監儀在時非弄可輕議也特正義以禮記配易書詩春秋爲五經而禮之本經反居後唐制以禮記爲大經儀禮爲中經經記分習始變后氏以來治經舊法是以禮經傳習者少賈氏之疏譌舛日滋唐人寶貴文章薄於經術孔賈以後禮學名儒未有著者唯杜氏佑作通典薈萃歷代禮制漢儒佚說六朝禮議學者取則焉又開成二年石刻九經至今存關中校勘家奉爲高曾規矩儀禮十七篇尤賴以見古本之遺五季之衰民彝泯亂儒者之風或幾乎息宋初聶氏崇義作三禮圖據舊圖爲

本考正疑譌申釋隱滯猶近唐儒精實之學景德元年呂蒙正等上邢昺孫奭等所校定儀禮疏其書見於今爲疏本之最古者其後儒臣多敦崇古學橫遭憸人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非聖無法天下憤之南渡後張氏淳據當時所存各本校嚴州所刊儀禮經注作識誤有功此經而朱文公以上賢純德紹鄭君於百世之上知治天下之必本於禮而儀禮爲禮之本經周官其綱領禮記乃其義疏深忿安石遺本宗末博士諸生於儀法度數之實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上疏乞修三禮不果行晚乃與弟子編儀禮經

傳通解取十七篇經文分章附記全錄鄭注節引賈疏經所不具以記補之別立門目以類相從凡各經傳記史志有及於禮者靡不畢載自定家鄉學邦國王朝諸禮而以喪祭二禮屬弟子黃氏榦黃氏成喪禮於祭禮未及精專修改復以其書授弟子楊氏復楊氏別成祭禮通解蓋禮書若此之難也文公弟子又有李氏如圭與修通解別撰儀禮集釋闡發亦多自文公作通解後鄭氏禮學復興文公嘗稱鄭注三禮大有功歎爲大儒又於宋孝宗之喪得鄭志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一條深服鄭君以爲其說足

以補經定制葢高密紫陽易地則皆然嗣有岳氏珂刊三禮鄭注魏氏了翁撰九經要義儀禮疏即據景德本字閒有異元明之際經術荒蕪學者名宗文公而於文公所深信篤好之禮經束之不讀妄人敖繼公襲王肅故智務與鄭立異或隱竊疏義而小變之即成巨謬改竄經文以就其私郝敬繼之重悖貤謬狂妄之極至於詆經當時無有能正言力辨之者葢聖經雖存若亡矣夫六經同歸其指在禮禮者天地之經緯民之所以生也書曰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

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聖人承天之道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教之孝弟忠順睦友子愛習之進退容止觀之揖讓酬酢篚之服物采章使尊卑上下外内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放心邪氣不使得接臻仁壽而去鄙夭天地位萬物育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孝經言禮者三章論語言禮者四十餘章自視聽言動與凡事親教子事君使臣使民爲國莫不以禮其所謂禮皆指周公所制曲禮正篇也王制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經解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

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今十七篇雖於先聖所定才十之一而諸禮具在其中則先王所以綱紀人倫使人日徙善遠罪者猶可舉而措之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末世棄舊禮不用至於賊民興而蠹害之舉其所以通者而充塞之而莫知其非何怪乎事無其治動失其宜刑繁俗敝民無所措手足哉

聖清龍興承天建極
列聖道德純備同符堯舜周孔
聖學所指海內嚮風
御纂
欽定諸經兼收自漢以來經義而三禮以鄭氏康成冠百代
師儒之首褎而不名伏讀
高宗純皇帝御案表章鄭氏羽翼聖經之功至矣古經晦於
千載而明於我
朝先賢不得行道於當日而論定於百世
聖人於是四方好學樂道之士莫不鑽研經術誦法注疏詁

釋聖言精發古義禮經自張氏爾岐創通大義後婺源大儒江氏永繼之作禮書綱目成朱文公之志又作儀禮釋宮增注儀禮釋例弟子達者戴氏震金氏榜戴氏校儀禮識誤儀禮集釋

武英殿刊板行世又爲學禮篇未成以其學授段氏玉裁孔氏廣森段氏以六書聲音訓詁攷儀禮漢讀未成後胡氏承珙作儀禮古今文疏義足以補之孔氏作禮學卮言金氏著禮箋九篇以授張氏惠言張氏作儀禮圖詳審精密勝於宋楊氏書淩氏廷堪承江戴之學作禮經釋例以言禮之節文等殺作復禮三

篇闡明禮教以授胡氏培翬胡氏本承其祖匡衷之學又從淩氏問爲學深通洽孰作儀禮正義其餘專精此經之儒吳中有沈氏彤作儀禮小疏江氏筠作讀儀禮私記說多精確褚氏寅亮作儀禮管見斥繼公敬邪說尤爲有功其爲校勘者盧氏文弨有儀禮詳校金氏曰追有儀禮經注疏正譌而阮氏元徧校十三經注疏於儀禮尤詳集諸本異同以唐石經宋嚴州本注景德本疏爲主又有黃氏丕烈影刊嚴本經注張氏敦仁合嚴本景德本刊注疏景德本缺卷依要義補編汪氏士鍾影刊景德疏顧氏廣圻爲之

讎校皆有功此經者也夫此經自宋末以後晦盲否塞三百餘年矣而
聖治之盛而能然與綜核諸家校勘以阮氏爲宗解誼以胡
國朝諸儒闡明絕學如此其博且精非
氏爲備二家之業集羣儒之大成視唐陸氏釋文賈
氏疏非但無不及而已第張氏江氏以來雖皆推尊
鄭學而一二異同時所不免三復思之皆不如鄭義
之當近百數十年閒有金氏鶚等博聞強識而好變
亂是非繁稱博引多非其本穿鑿附會不可究詰充
其類必至盡改古義人用其私使天下學者日馳騁

於巧說衺辭而不暇致力於身心倫物之閒忠厚敬文之道考據至此不可復問未始非先儒不能拔本塞源大爲之坊之過也元弼躬逢

聖世生長儒門幼及見 先祖考雲洲公公博稽六蓺藏書極富年七十餘猶朗誦經傳承曾祖考敬堂公之學研精醫理專以濟人全活無筭周恤貧乏若不能及至今鄉里誦德不衰四歲敎之方名旣卒業 家大人授以聖經賢傳課讀甚嚴 先妣倪大恭人以仁孝恭儉淑德懿行著于宗族鄉黨事詳行述及北堂立言記佐 家大人示以禮法稍長從兩昆後不令有燕朋昵友年十一從 舅氏倪先生濤學先生敎以多讀經史詳爲指示彚以古

大儒之業年十三受知於　座主督學瑞安黃先生體芳時先生以經學提倡江南示諸生以通經致用之方元弼得聞緒論日將經文尋誦不敢廢倦年十五讀毛詩注疏大好之日夜研求幾忘寢食以餘力畧涉各經注疏見儀禮經文古懋淵懿向所未習慕而讀之似有所會潛與讀詩所得合記之是時私心已向往鄭學讀後漢書鄭君傳想見其爲人不勝悠然千載之情嗣見陳氏毛詩稽古編及惠氏易江氏孫氏書孔氏公羊江氏淩氏禮段氏說文郝氏爾雅之學粗明各經師法而專力在詩十六　家大人授

以陳氏奐毛詩傳疏謹受而讀之見其舍箋疏傳於文字聲音訓詁詳矣而言禮多與鄭異疑其說之不合於經非毛公本意也取鄭箋孔正義反覆求之竊思鄭君以禮箋詩必專精三禮乃能通箋以三禮之中儀禮爲本又用力差多乃取十七篇經注熟讀深思詳繹疏義疏文脫譌不可讀則求之校勘記所載各本又不得則就其原文旁推互勘以義讀正日有常課以餘力讀周禮疏禮記正義其年　黃先生選拔以備貢士因謁先生先生勗以學問經濟氣節責以名臣之學有體有用因益深自奮于學十七問學

於定海黃先生以周又得交婁君子張氏錫恭論禮甚相得以學行交勉歸就吳名儒管氏禮耕質諸疑義多有所授於時校讀禮經時有闡發而疑難百出憤悱相尋　先大恭人授以胡氏正義受讀之下積疑多釋中心好之乃取賈氏疏與正義互相參證日有所得誦讀考辨每至中夜嚴寒盛暑未嘗廢離竊以胡氏之書融會全經旁通午貫參稽眾說擇精語詳自訓故名物儀節器數微言大義以及傳記之參錯同事相違注義之深微言不盡意莫不廣尋道意條貫科分其盡思窮神之處實能洞見本原不墜周

公之遺法自　國初以來禮學之業未有盛於先生者也惜士昏鄉飲鄉射燕大射五篇未及寫定弟子楊大堉取其叢殘之稿卒爾付刊脫爛錯誤至不可讀又多引謬說而無案語蓋先生未及辨正者也嗣初欲取五篇正義理而董之使就繩墨繼以先生之例有未可盡遵者蓋先生之疏以鄭義爲宗而旁采各家以解經誼於後儒說之異於鄭而義似可從者附錄之謂之附注於鄭義之深遠難見覽文如詭者或以爲違失而訂之謂之訂注夫注本以解經治經爲經也非爲注也苟後人之說果是鄭君之說果未

是何必唯鄭之從且從善服義者君子之心也屈經以就傳學者之惑也鄭君之意在經義之明不在己說之申苟其說果有未合于經者方深望後人之彌縫其闕而匡救其違又何必反爲之曲護然今就先生所訂所附一一考之多與經不合附既不必附而訂又非所訂（詳鄒所爲禮經校釋）尤可見者喪服爲人後之禮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小宗有四經舉父宗有定者以爲例而此外凡屬小宗者皆可準之爲服鄭於姊妹適人下補姑服以舉一隅使經文降等若子兩服不相互之旨豁然而解可謂扶經之心而先生從

繼公之說謂除經所見一體之外悉以所後親疏爲
服斯降其小宗之義不可通矣舉此一端餘可推見
蓋鄭君時去古未遠師傳未失邪說未興先秦傳記
曲臺石渠劉氏五經通義許君異義盧氏三禮解詁
等書完然具存足以取證而又重之以上哲之姿純
賢之德博極淵深之學沈靜精妙之思神與古會心
與道一宜其囊括大典綱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
失無一字一句不得乎先聖之元意也以胡氏之學
而猶未盡得其所以然大哉淵乎未易窺測已胡氏
又多采繼公敬兩妄人說而引賈疏特少夫賈氏之

書誠不能無誤然以彌觀之誤者十之二不誤者猶十之八皆平實精確得經注本意蓋承爲鄭學者相傳古義非賈氏一人之私言也特唐中葉後治此經者鮮故其文衍脫誤錯多非其舊學者當依文剖裂以雪其誣不得遂以爲非李氏如圭張氏爾岐取其文而刪節之飲水思源義固猶賈義也至繼公敬則離經叛道喪心病狂其是者皆隱竊注疏之義其非者至於改經詆經而無忌憚學者所當鳴鼓而攻屏之不齒不得反有取焉以此而論胡氏之書盡美矣未盡善也於是竊取鄭君讚辨二鄭之義有重疏證

經之志然未敢遽作也仍取疏正義反覆推求條錄所得積二年得若干條爲儀禮正義訂誤又從管氏禮耕假張氏敦仁所刊注疏本其書阮氏以配十三經注疏而阮本與此又有小異張多得之實此經注疏本之最善者據以爲本正其一二譌文合前所讀正錄之爲儀禮注疏後校於是專治禮經三年矣校賈疏之譌十得七八正胡氏所引諸家之誤十得五六確然知鄭注之蔑不可易而自量竭畢生之力倘足以發明之乃於光緒十三年丁亥二月初吉定禮疏條例依鄭注解經文據賈氏胡氏爲本備載其是

刊去其非隱惡揚善增簡削繁屏絕肅繼公敬邪說以正人心閑聖道自周官二戴易書詩春秋三傳國語論語孝經孟子荀子爾雅說文鄭志禘祫議以及逸緯逸書周秦兩漢至唐以前古籍列代禮書禮樂志通典玉海等篇實可據之書有涉此經一字一義爲賈氏胡氏所未及引者搜輯靡遺以經證經以注證注補淩氏之例正張氏之圖博采通人稽譔其說於經之正例變例注之曲達經意迥異俗說之處精思而詳辨之一器物陳設一行禮節次必推求其義以合乎人心之所同然由訓詁名物以達聖人作述

之原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尊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之故俾學者知禮之所尊尊其義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而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不可得與民變革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眞積力久以行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一以貫之也大意既定乃先爲十七篇釋疑備引各家之說別其是非爲禮疏長編以喪服一篇五禮之本聖人精義之學彝倫攸敘於是乎在賈胡疏義亦最精詳首從事焉於是沈研鑽極積精覃思詳考博辨兼及後世變禮得則莊誦各

篇經注誦之既久恍然如見當日升降獻酬之儀惻然自動其孝敬子良之心依注義求經文不啻周公孔子臨上質旁耳提而面命之卓爾如有所立確乎可以持循乃益知禮之協於天地之性而爲斯人所固有不可斯須去身也如是者一期有半而　先大恭人抱恙輟禮疏業不意侍奉無狀天降鞠凶又越一年餘　大恭人竟棄養苦塊餘生心摧氣絕日征月邁及將再朞乃於讀祭禮外粗理舊稿竊念儀禮正義爲　大恭人手澤所存元弼歷年考正粗有端緒謹取往時後校訂誤及釋疑未成稿合而編之補

其闕漏刊其乖違勒成一書名爲禮經校釋寫成清
本以呈　家君　家君以爲近得其正命授梓人以
質當世達於禮者又與兩昆詳論可否無所疑滯乃
鋟諸板元弼嘗於先聖前自誓願爲禮疏孝經纂疏
歷代經儒法則篇三書闡明聖道於萬一以孝經者
制作禮樂仁之本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
至德孝弟也要道禮樂也古之君子盡愛敬於事親
而後推以及人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
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
愛之則而象之謂之有禮後儒不務躬行孝弟之道

寖薄禮俗日壞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故撰集前言往行輔翼聖經三書者殊途而同歸而禮疏尤繁密今校釋已刊將專心纂輯禮疏博學詳說以反說約務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道學者修身克已之功實有小補不敢說不急之言以炫奇矜博欺世盜名元弼之於禮沒身而已矣禮經校釋始于光緒九年成於十七年十有一月禮經纂疏始于十三年二月其成與否則

先聖先師在天之靈實主之非小子之所敢知也

光緒十有八年歲在壬辰正月九日吳縣曹元弼序

跋

師鄭治禮經逾十載著校釋二十二卷爲纂疏先河其仲昆遂翰太史速之授梓幷倩余任校讎之役始事于辛卯夏秋間功未及半余因艱輟業越明年計偕期近迫於竣工手民敦促未盡精校爲謀不忠深用慚憾客秋多暇重讀是書請於師鄭取元槧與刊本一再對勘悉心釐訂爲補過計雖未敢自信落葉盡掃然以較初印本則有間矣師鄭少年礪行雅才博學卓然爲東南大師其治經墒守家法壹以高密爲宗所著周易鄭氏注亼箋尚書亼疏詩箋釋例禮

注釋例許氏禮鄭氏雅等書不下數十種類能創通大義嘉惠來喆是書匯續溪胡氏正義而作發疑正讀擇精語詳每獲一義解一難必印證羣籍斠攷鉤稽寢食與共鬼神來告遇有諸家聚訟轇轕處務在折衷一是不惜十易稾以求其當不佞敝門養痾學殖荒落未能仰窺其百一顧樂觀此書之成且其用心之勤皆數年中下榻君家得之目擊者自敘所謂按諸經而合問諸心而安誠甘苦自道之言也異時纂疏卒業足為禮學功臣即此書孤行已可與張氏圖淩氏釋例阮氏校勘記胡氏正義相伯仲治禮經

而不由此以求門徑冥行擿埴何涂之從乎貴遠賤近世俗恒情遙計數百年後必有許不佞爲知言者請書此以爲左券甲午元夜同邑王大綸